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三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郭履

藝文類聚卷三十九

唐 歐陽詢 撰

禮部中

巡狩

白虎通曰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王者恴亦當竟也所以至四嶽者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

禮曰天子五年一巡狩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

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

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注云巡狩所以布德展義

周禮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王巡狩則戒于四方攷職事無不敬戒

風俗通曰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躬親行之
白虎通曰巡狩所以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也以夏之中月同律度得其中也
越絕書曰禹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
漢書曰元封五年冬行南巡至于盛唐望祠虞舜于九疑登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東觀漢記曰章帝東廵至岱宗祀五帝於汶上
黄帝太一察推曰欲先知廵之年當視太一與白在四
維之歲為狩
蔡邕獨斷曰廵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亭前街上
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顔色然後還
宫古語曰在宫帷下唯此時施行
摯虞新禮儀曰魏元氏廵狩故事新禮守方岳柴望告
至設壝諸侯之覲者乃摯皆如儀而不建旗臣虞謹按

覲禮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視等威也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

三齊略記曰堯山在廣固城西七里堯廵狩所登遂以為名山頂立祠祠邊有柏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代樹也

詩隋虞世南和幸江都詩曰南國行周化稽山秘夏圖百王豈殊軌千載協前謨肆敬遵時豫順動悅來蘇安流進畫舳戒道翼金吾龍旂煥辰象鳳吹溢川塗封唐昔敷錫分陝被荆吳沐道咸知讓慕義久成都冬律初

飛管陽烏正衢蘆巖飈肅林薄暧景澹江湖鴻私浹幽遠厚澤潤凋枯虞琴起歌詠漢筑動巴歈多幸霑行葦無庸類散樗

隋虞世基和幸江都詩曰巡遊光帝典征吉乃文先澤國翔宸駕水府汎樓船七萃縈長薄三翼亘通川夙興大昕始求衣昧旦前澄瀾浮曉色遥林卷宿烟晨霞稍含景落月漸虧弦廻塘響歌吹極浦望旌旃方陪覲東后登封禪肅然

賦漢揚雄甘泉賦曰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祀甘泉泰畤雄從上甘泉故述斯賦惟漢十世將郊上玄乃命羣僚星陳而天行詔招摇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八神奔而警蹕兮飛蒙茸而走陸梁焱駭雲迅奮以方攘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帥爾陰閉雲然陽開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臨高衍之峪嵷超紆譎之清澄據軨軒而周流忽軮軋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葱壁馬犀之璘瑸歷倒景而絕飛梁浮蠛蠓而撇

天曳彩虹之流離颮翠氣之宛延排玉戶而颺金鋪發蘭蕙與芎藭靡薜荔而為席折瓊枝以為芳吸青雲之流霞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攀璇璣而下視行遊目乎三危玉女亡所眺其清矑宓妃曾不得施其娥眉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樵蒸焜上配黎四施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於是事畢功弘廻車而歸登長平兮雷鼓磕度三巒兮偈棠梨雲飛揚兮雨霶霈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邱隆

隱天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來祇郊禋神所依兮輝光炫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又幸河東賦曰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畢登歷觀陟西嶽以望八荒迹殷周之墟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焉其辭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乃撫翠鳳之駕馳先景之乘掉奔星之流旃攬天狼之威弧奮電鞭

驂雷輜鳴洪鍾建五斿羲和司日顔倫奉輿樂往昔之遺風喜虞舜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大寧叱風伯於南北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廓蕩蕩其無雙

頌後漢班固東廵頌曰竊見廵狩岱宗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世祖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明神屢應休徵仍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翶六龍較五輅齊百僚陶

質素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
輿服而東廵又南廵頌曰惟漢再命系葉十一帝典協
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於西都又
將祫于南庭是時聖上連天官之法駕憑列宿而贊元
後漢崔駰東廵頌曰伊漢中興三葉於皇維烈允廸厥
倫矩坤度以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考上帝以質中
總列宿於北辰開太微敞禁庭延儒林以咨詢岱嶽之
事于時典司耆耇載華抱實徵爾而造曰盛乎大漢世

增其德此神人之所慶幸海内之所想思頌有喬山之征典有徂嶽之巡時邁其邦民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太僕訓六騶閑路馬戒師徒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乙之象車升九龍之華旗建掃電之旌旄袞胡耇之元老賞孝行之畯農

後漢馬融東巡頌曰允廸在昔紹烈陶唐殷天衷克揺光若時則運璿衡敷六典經八成肆類乎上帝實柴乎三辰禋祀乎六宗祇燎乎羣神遂發號羣司申戒百工

卜筮稱吉蓍龜襲從南征有時馮相告祥清夷道而後行曜四國而揚光展聖義於巡狩喜圻時而詠八荒指宗嶽以為期固岱神之所望散齋既畢越異良辰棫槱增構烈火燔燃暉光四煬焱爛薄天蕭香肆升青煙習雲珪璋峩峩犧牲潔純鬱鬯宗彝明水玄樽空桑孤竹咸池雲門六八匝變神祇並存

誥後漢張衡東巡誥曰惟二月初吉帝將狩于岱嶽展義省方觀民設教率羣賓備法駕以祖于東門届于靈

宮是日也有鳳雙集于臺壬辰祀上帝于明堂帝曰咨予不材為天地主慄慄翹翹百僚萬幾心之謂矣孰朕之勞上帝有靈不替朕命誕敢不祗承凡庶與祭於壇墠之位者曰懐爾邦君寔顧先帝載厥大宗以左右朕躬羣臣曰帝道横被旁行海表一人有譔萬民賴之從巡助祭者兹惟嘉瑞乃歌曰皇皇者鳳通玄知時萃于山趾與帝邀期吉事有祥惟漢之祺帝曰朕不敢當亦不敢蔽天之吉命

籍田

說文曰帝籍千畞者使民如借故謂之籍

詩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周官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宫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又曰甸師率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

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

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畒反乃執爵於太寢命曰勞酒又曰天子耕於南郊諸侯于東郊又曰天子為藉千畒冕而朱紘躬執耒以事天地山川以為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諸侯百畒冕而青紘

梁五禮籍田儀注曰其田東去宫八里遠十六里為千畒天子耒耜一具九卿耒耜九具立方壇以祠先農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升壇公卿耕訖嗇夫下種籍田千畒亦曰帝籍亦曰親耕亦曰王籍又曰東耕之日親率

公卿戴青幘載青車駕蒼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

五經要義曰天子籍田千畒孟冬啟蟄既郊之後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

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畒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即以告王王即御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乎千畒王不聽師敗于姜戎也

論衡曰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各二執耒鉏錢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畢而耕也從氣應時示帥下也

漢書文帝詔曰夫農天下之本其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東觀漢記曰永平十三年二月耕籍田畢賜觀者食有一諸生前言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版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

詩宋顏延之侍東耕詩曰題封經地域長角麗天部浮

鵠起青壇沈脥發紺耦草木薦同穗黄冠獻嘉壽

宋謝莊侍東耕詩曰肅鑣奉晨發恭帶廁朝聞仙鄉降朱鵠神郊起青雲隂臺承寒綵陽樹迎初薫觀德欣臨籍瞻道樂遊汾

梁武帝籍田詩曰寅賓始出日律中方星鳥仁化洽孩蟲德令禁胎夭耕籍乘月映遺滯指秋杪年豐廉讓多歲薄禮節少

梁簡文帝和詩曰禮經闡往說觀寶著遐篇豈如春路

動祈穀重民天三春潤冀莢七月待鳴蟬繇魚顯嘉瑞

銅雀應豐年不勞鄭國雨無榮鄴令田

陳張正見從藉田應衡陽王教作詩曰帝京惟赤縣神

居應紫微塗山萬國仰滄海百川歸東郊事平秩仲月

祀靈威含光開早扇閶闔啓朝扉其一洛城鍾漏息靈臺

雲霧卷森森虎戟前藹藹鑾旂轉屬車遊絳闕風烏度

丹巘帳殿幸金輿旌門擁玉輦其二玉輦帶非煙金輿映

綠川雨師清遠路風伯靜遥天分渠通沃野激水入公

田草發青壇外花飛蒼玉前其三蒼玉臨珪璧青壇躬帝
籍冐橛乃三推齊衡均百辟蘭場儼芝駕桂圃芳瑶席
山禽韻管絃野獸和鍾石其四鍾石既相和江海復無波
梁客簮裾盛陳王文雅多修塗㕘弱駘喬木閒輕蘿幸
承温吹末擊壤自為歌其五
賦晉潘岳籍田賦曰伊晉之四年正月皇帝親率羣后
籍于千畒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路封
人壝宮掌舍設枑青壇蔚其嶽立翠幕黕以雲布沃野

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葱犗服于縹軛紺
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壂左候萬乘之躬履襲春服之
萋萋接游車之轔轔森奉璋以階列望皇軒而肅震若
湛露之晞朝陽似衆星之拱北辰於是前驅魚麗屬車
轔萃閶闔洞啟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后妃獻
種稑之種司農撰播植之器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
牙錚鎗綃紈綷縩表朱玄於離坎飛青縞於震兌中黃
曄以發暉方綵紛其繁會震震填填以幸乎籍田蟬冕

頮以灼灼碧色肅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荆璞若松栢之依山巔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三推而舍庻人終畆貴賤以班或五或九躡踵側肩掎裳連袂黄塵為之四合陽光為之潜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有邑老田父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髙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廪之盈溢固尭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黍稷馨香

旨酒嘉栗古人有言曰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孚于萬國愛敬盡于祖考

宋任豫籍田賦曰瞻望圭景咫尺三川緬彼帝籍百有餘年映至德於盛位儷列晷於徽辰紆汾陽以昧旦信堯心而禹勤史奉載耜之禮民奏舉趾之歌膏壤千畝與式既同區勢平易畎陌修通提携邱澤眺嶺面松

陳江揔勞酒賦曰在陽春之仲序覽具物之芳菲帥公

卿而播百穀親耒耜而命三推開青壇於迴甸列翠幕於清沂乃遵執爵之典爰降食苹之讌豁朱鳥之高牎啓黃龍之抗殿奏帝鴻之萬舞動鈞天之九變顧曲私之亭育遮寒暑而徂遷謬陳力而策駘豈酬恩於暮年

文齊謝朓為隨王㮚東耕文曰穀躔星景穡表蜡先八政奚首六府玆宣弊嗟非國登頌有年一夫或怠望歲誰天

梁元帝祭東耕文曰三農九穀為政所先萬箱億庾是

曰民天繫稱斷耜書美厥田花開杏樹凍解新泉當使黍稷莫莫民翳胥樂甘雨祈祈遂及我私我私之熟表裏禔福禔福中田歲取十千是穮是蔉登頌有年

啟梁元帝慶東耕啟曰伏惟陛下敬授民時造幄耤圃漢之元鳳未足捧羈晉之太始非堪扶轂但承明侍從即事末由周南留滯伏深戀仰

論魏陳王曹植藉田論曰春耕于籍田郎中令侍寡人馬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

人之興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畆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横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殄没而歸館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雚特疇禾黍異田此亦寡人之政理也及其息沸涌庇重陰懐有虞撫素琴此寡人之所習樂也蘭蕙荃蘅植之近疇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藜蓬臭蔚棄之乎遠疆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滋則臣僕小人咸取驗焉又曰封人有能以輕鑿修鉤去

樹之蝎者樹得以繁茂中舍人曰不識治天下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鯀驩兠非尭之蝎與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與然三國無輕鑿修鉤之任終於齊篡魯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為君子者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亦君子之蝎乎天子勤耘以收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者始於種

終於穫澤既時矣苗既美矣棄而不耘則故為荒疇蓋豐年者期於必收譬修道亦期於沒身也

社稷

孝經緯曰社土地之主也土地濶不可盡敬故封土為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徧祭故立稷神以祭之

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禮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

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牆謂之墉北墉社內北墻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國中之神莫貴於社）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墉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又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

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曰侯社大夫以下置社

左傳曰魏獻子問於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皥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熈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熈為玄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四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又曰

宋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民神之主用人其誰饗之

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以為社建諸侯則割方色土立社燾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黄取王者覆四方也又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禪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代無及句

龍者故不可而止又曰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羊豕各一注云告社稷用大牢也

周書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立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亹以黄土將建諸侯鑿取方一面之土苴以白茅以土封之故曰列土于周也

周官曰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大宗伯掌以血祭祭社稷又曰封人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

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道也以朱絲

營社或曰脅之或曰暗恐犯之故營也

尚書逸篇曰北社惟松惟栢南社為梓西社為槐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地報功也社稷所以有樹何所以表功也

淮南子曰禹勞天下故死而為社周棄作稼穡死而為稷又曰夫窮鄉之社叩甕拊缶相和而歌曰以為樂也常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始知夫甕缶之足羞也夫至道之諭亦學者之建鼓也蕪鄉之社易為黍肉蕪國

之稷易為求福

莊子曰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其高臨山千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論衡曰亡國之社屋其上棧其下絶於天地夫春秋番社周以為戒

漢書曰高祖時天下已定詔御史宜於豐治枌楡社常

以春羊彘祀之又曰社者土地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者爲之主禮

毛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漢書曰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饗官社后稷配食官稷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又曰陳平既娶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之宰分肉食甚均里父老曰善陳

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又曰欒布吳軍時以功封爲俞侯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欒公社又曰周之正月受社牲之首以出種于帝籍蠶人受社雍祭以沐蠶種上辛乃射里社于帝郊以祈來年之豊

漢舊事曰天子太社以五土爲壇封諸侯者取其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色立社於其國故曰受茅土

搜神記曰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盡見神光照社初探試之乃得黄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芳名至瑒七世顯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建春門外迎道北有白社董威輦所住也去門二里白社有牛馬市即嵇公臨刑處也

伍緝之從征記曰臨沂厚邱間有次睢里社常以人祭襄公使邾子用鄫子處相承雇貧人命齋潔祭時縛着社前如見牲犧魏初乃止

荆州圖記曰鄭縣東百步有縣故城縣南里名伍伯村有白榆連理樹異根合條高四丈餘土民奉為社

湛方生盟文曰仰惟先王建社之義俯從詩人㓸伏之儀遂藝樹立壇結誓明神

賦晉張華朽社賦曰高柏橋南大道傍有古槐樹蓋數百年木也余少居近之後去行路遇之則已朽意有緬然輒為之賦因以言衰盛之理云爾伊兹槐之挺植于京路之東隅得託尊於田主據爽塏以高居垂重陰于

道周臨大路之通衢饗春秋之祈報應豐胙於無射歷漢京之康樂踰喪亂之橫逆朱夏當陽翁鵠蕭森征夫雲會行旅歸心輶軒停蓋輕輿託陰吉人向風而祛袂王孫清嘯而啟襟睎甘棠之廣覆禰喬木之無陰

頌魏陳王曹植社頌曰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句龍功著上古德配帝皇實為靈主克明播植農正日舉尊以作稷豐年是與義與社同方神北宇建國承家莫不

脩叙

宋何承天社頌曰余以永初三年八月大社聊為此文實惟陰祇稷為穀元率育萬類協靈昊乾霸德方將世號共工厥有才子寔曰句龍稱物平賦百姓喜雍唐堯救災決河流江棄亦播植作乂萬邦克配二祀以報勤庸勤庸伊何厚載生民倉廩既實神節斯因人亦有言物用思人矧乃大德功被陶鈞豈伊百世萬代不泯蒸哉帝王肇建皇極體國經野設官分職戩戩二社列幹比殖歲云其秋晷漏均程牲牢既潔嘉薦惟馨

朝會

禮記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周禮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又曰王執鎮圭（以四鎮山為飾）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信即身也圭上作人身）伯執躬圭（亦身）子執穀璧（穀以養人璧上作穀）男執蒲璧（蒲者所以為席以安人璧上作蒲草）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又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注云圖考績也

傳曰凡朝以正班爵之義會以訓上下之則又曰宣十四年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注云獻其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也又曰子産相鄭伯如楚僑聞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災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又曰薳啓疆對楚子曰朝聘有圭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又曰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著昭明志

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又曰莊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孟子曰諸侯朝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二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摯虞决疑要注曰漢制會於建始殿晉制大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堂會則五時服庭設金石虎賁旄頭文衣繡尾又曰宴之與會威儀不同也會隨五時朝服庭設

金石旄頭之衣鶡尾以列陛譏則服常服設絲竹之樂
宿衛列仗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堂
白虎通曰凡臣見君必有贄贄者質也致已質誠也公
侯以玉為贄者取其燥不輕濕不重也大夫以鴈為贄
者取其飛成行立成列也士以野雞使其不可誘之以
食脅之以威畢死不可畜也又諸侯相聘為相尊敬也
朝聘天子更以所尊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又曰
聘者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

以助祭是以皆行聘禮又曰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
春秋説題辭曰諸侯執政各來朝講文德禮讓制法四
方
尚書曰既月乃日覲四嶽羣牧注云既盡也覲見也言
舜盡正月乃日見羣牧
穀梁傳曰滕侯薛侯來朝天子無事諸侯朝正也考禮
修德所以尊天子也
尚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于四

嶽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注云覲四方諸侯各於其方嶽之下大明考績

漢書曰漢王巳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是叔孫通就其儀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次奉賀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舉不如儀者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誼譁失禮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太常

漢官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大夫百官

各陪位朝賀蠻貊胡羗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陪覲宗室諸劉雜會皆冠兩梁冠皂單衣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向坐大官上食賜羣臣酒食作九賔撤樂又曰大將軍三公朝會天子為起住入太常住車曰皇帝為羣公起天子坐方前進又曰尚書令御史中丞司隷朝會各獨席故京師曰三獨坐

魏志曰黄初元年郭淮奉使賀文帝踐祚而道路疾故計遠近為稽留及羣臣懽會帝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

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最留遲何也
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氏𫞐始用刑辟今
臣遭虞舜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戮也帝悅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元年詔曰江表初平天下同其
歡豫王公卿士各奉禮稱慶其於東堂小會設樂使加
於常五月庚寅御臨軒大會於太極殿前四方賀使國
子太學生司徒吏副將以上及吳降將吏皆與會詔引
歸命侯孫皓上殿稽顙陳恩謝罪稱萬歲又曰太常張

華止按舊事拜公建始殿因以小會今拜公於太極殿亦宜因以小會蓋所以崇宰輔也又曰穆帝升平二年正月朔朝會是日賜衆客醽醁酒

東宫舊事曰正會儀太子着遠遊冠絳紗褋登輿至承華門設位拜二傅二傅交禮畢不復登車太傅訓道在前少傅訓從在後太子入崇賢門樂作太子登殿西向坐

詩魏陳王曹植應詔詩曰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

臺夕宿蘭渚經彼公田樂我稷黍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燕寧前驅舉燧後乘抗旌長懷永慕憂心如酲

梁簡文帝守東平中華門開詩曰晡車向馳道揔轡息中華落關猶待漏文戟未通車薄雲初啟雨曙色始成霞瀲流鋪紫若城風泛橘花絃誦終無取顧己自懷嗟

梁何遜早朝詩曰詰旦鐘聲罷隱隱禁門通遽車響北闕鄭履入南宮宿霧開馳道初日照相通風胥徒紛繹

騶御或西東

周王褒入朝守門開詩曰鳳池通複道嚴駕早凌晨鐵符行警曙銀棨未開閨壍暗城無影晴新路不塵屯兵引晝劔騎吹動班輪徒知御睿藻抽辭殊未申

陳江揔荅王均早朝守建陽門開詩曰金兎猶懸魄銅龍欲啟扉三條息行火百雉照初暉御溝槐影出仙掌露光晞

表陳王曹植請赴元正表曰欣豫百官之美想見朝覲

之禮耳存九成目想牽舞又謝得入表曰不世之命非所致思有若披浮雲而矚白日出幽谷而登喬木目希庭燎心存泰極

燕會

周官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言四方之賓客來聘王為設饗燕之禮

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棠棣燕兄弟湛露天子燕諸侯也又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

有不須友以成也親親以睦友賢不棄故舊不遺則民德歸厚矣

左傳曰魯文公即位衛侯使大夫甯武子聘於魯魯文公與武子燕為賦湛露及彤弓之詩又曰衛侯燕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叔家其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韓詩曰不脱屨而即席謂之禮跣而上坐謂之燕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閉門不出謂之湎

禮記曰奠酬而升歌發德也注云以詩之義明賓主之禮又曰諸侯宴禮俎豆牲醴觴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漢書曰高祖十二年擊黥布還過沛留置酒悉召故父老諸母樂飲道舊故為笑樂上留帳飲三日召沛中兒百二十人上擊筑歌大風

東觀漢記曰建武三年幸舂陵祠園廟大置酒與父老故人相樂十九年幸汝南頓正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

南頓田租一年

魏書曰文帝為魏王南征次譙大饗六軍及父老設樂

技百戲

世說曰過江諸人每至暇日輒相要出新亭藉卉飲宴

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視

流淚唯丞相愀然作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

至作楚囚對泣耶

沈約宋書曰鄭鮮之為人通率在高祖坐言無所隱時

人甚憚焉尤為高祖所狎上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集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云尚書郎鄭鮮之詣門求啟事高祖大笑引入

詩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詩妙入神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如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魏陳王曹植公宴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

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按丹轂輕輦隨風移又侍太子坐詩曰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寒氷辟炎景凉風飄我身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又與丁廙詩曰嘉賓塡城闕豐膳出中厨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箏發西氣趙瑟揚東謳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

魏應瑒公宴詩曰開館延羣士置酒于斯堂辯論釋常結援筆興文章穆穆衆君子好合同歡康促坐褰重帷傳滿騰羽觴

魏劉楨公宴詩曰永日行游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樹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芙蓉散其花菡萏溢金塘珍鳥宿水裔仁獸游飛梁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魏王粲公宴會詩曰昊天降豊澤百卉挺葳蕤涼風徹蒸暑清雲却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魏陳琳宴會詩曰凱風飄陰雲白日揚素暉良友招我遊高會宴中闈玄鶴浮清泉綺樹煥青蕤

晉武帝華林園詩曰習習春陽帝出乎震天施地生以應仲春思文聖皇順時秉仁欽若靈則敬御嘉賓洪恩

晉暢慶及衆臣其一 其慶惟何錫以帝祉肆覲羣后有客戾止外納要荒内延卿士簫管詠德八音咸理凱樂飲酒莫不宴喜其二

晉陸機擬今日良宴會詩曰閑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齊童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人生能幾何爲樂常苦晏譬彼司晨鳥揚聲當及旦又皇太子賜宴詩曰明明隆晉茂德有赫思媚上帝配天光宅誕育皇儲儀刑在昔徽言時宣福祿來格勞謙降貴

肆敬下臣肇彼先驅𠜱成嘉賔又侍皇太子宣猷堂詩

曰篤生我后克明克秀體暉重元承規景數茂德沖深

天姿玉裕三正迭紹洪聖啓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羣

辟崇替降及近古黄暉既渝素靈承祜三后始基世武

丕承協風傍駭天晷仰澄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時文惟

晉世篤其聖明明隆晉茂德有赫

晉王讚侍皇太子宴始平王詩曰亹亹聖胥繼明重體

樂此棠棣其甘如薺我有嘉賔以洽百禮煌煌同族藹

譪王儵惟中惟外如瓊如瑶湛湛朝雲德靡不覆玄黄所綴文成綵繡政以神和樂以安奏一人有慶萬邦是祐又侍皇太子祖道楚淮南二王詩曰於明聖晉仰統天緒易以明險簡以知阻研彼羣慮俾侯授土郁郁二王祇承皇命睹離鑒親觀禮知盛皇儲降會延于公姓瞻彼行役並憇同林分塗殊軌靡不廻心

晉陸雲侍大將軍宴詩曰茫茫宇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玄暉峻朗翠雲崇靄冕弁振纓藻服垂帶

祁祁臣僚有來雍雍溥言載考承顔下風俯覿前客仰瞻玉容天錫難老如嶽之崇

宋鮑昭侍宴覆舟山應詔詩曰繁霜飛玉闥愛景麗皇州清蹕式馳路羽蓋竚宣遊神居既崇盛巖險信周流禮俗陶德聲昌會溢民謳

梁王僧孺侍宴景陽樓詩曰金鋪鑠可鏡桂棟儼臨雲雲觴均飲德服道驗朝聞詎論禹無間非恥堯為君小臣亦何者短翮屢追羣又侍宴詩曰麗景屬春餘清陰

澄夏首交枝隱脩徑迴流影遥阜徒爲轢輕筠移鑾拂
高柳去矣勞茂績勉哉報嘉誘小臣良不才涓壓愧所
守何用勝彤蜥譬木良如朽又侍宴詩曰迴輿避暑宫
下輦迎風館散漫輕煙轉霏微商雲散蔓草亘巖垂高
枝起天半迴風稍驚水落光漸斜岸妙儛駐行雲清歌
入曾漢睟顔暢有懌德音良已粲
梁庾肩吾侍宴詩曰沐道逢將聖飛觴屬上賢仁風開
美景瑞氣動非煙秋樹翻黄葉寒池墮黒蓮承恩謝命

淺念報在身前又侍宴詩曰副君時暇豫曾城聊近游清池寫飛閣疎樹出龍樓北陸氷方壯西園春欲周梅心芳屢動蒲節促難抽徒然頌並命無以厠應劉又侍宣猷堂宴湘東王詩曰陳王驂駕反副后西園遊並命登飛閣列坐對芳洲桂巖逢暮序菊水值窮秋竹徑簫聲發相門琴曲愁徒奉文成誦空知思若抽

梁劉孝綽侍宴詩曰清宴延多士鴻漸濫微薄臨炎出蕙樓望辰躋菌閣上征切雲漢晚眺周京洛城寺欝參

差街衢紛漠漠禁林寒氣晚方秋未搖落皇心重發志
賦詩追並作自昔承天寵於茲被人爵選言非綺綃何
以儼金䑸又侍宴詩曰茲堂乃峭嶠伏檻臨曲池樹中
望流水竹裏見攢枝欄高景難蔽岫隱雲易垂邂逅逢
休幸朱蹕曳青規邛山不可荅葵藿空自知又侍宴集
賢堂應令詩曰北閤時見啟西園又已闢宮屬引鴻鷺
朝行命金碧伊臣獨何取隆恩徒自昔布武登玉墀委
坐陪瑤席綢繆參宴笑淹留奉觴醳壺人告漏晚煙霞

起將夕反景入池林餘光映泉石又陪徐僕射晚宴於
兒宅詩曰夫君追宴憙十日遽來過築室華池上開軒
臨芙荷方塘交密篠對霤接繁柯景移林改色風去水
餘波洛城雖半日愛客待驪歌
梁江淹擬魏帝遊宴詩曰置酒坐飛閣逍遥臨華池神
飆自遠至左右芙蓉披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月出
照園中冠佩相追隨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衆賓還
城邑何用慰我心

陳徐陵侍宴詩曰園林才有熱夏淺更勝春嫩竹猶含粉初荷未聚塵承恩豫下席應阮獨何人

陳江揔賦得置酒殿上詩曰三清傳旨酒柏梁奉歡宴霜雲動玉葉凍水踈金箭羽籥響鐘石流泉灌金殿盛時不再得光景馳如電

封禪

禮記曰昔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中成也祭天告以成功也

河圖真紀曰王者封太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崇功

河圖會昌符曰漢太興之道在九代之王封于太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甫退省考功

春秋含孳孳曰天子所以昭察以從斗樞禁令天下係體守文宿思以合神保長久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

史記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封太山禪梁父七十二家夷吾所記十有二焉無懐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

云黄帝封泰山禪亭亭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
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
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古
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
三脊所以為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
後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又曰秦始皇既并天下
即帝位徵齊魯儒士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下議曰古者
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始皇上泰山立石頌

始皇德明其得封也封藏皆秘代不得而記也始皇上泰山中坂遇風雨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又曰封禪則不死黄帝是也儒者皮弁薦紳射牛封太山如郊太一之禮又曰李少君上言云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以加祀皆至太山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白虎通曰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厚以報地也又曰易姓而王必升封太山何報告之義也又曰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

金繩封之以印璽

孝經序金決曰封乎太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父刻石紀

功

尚書中候曰昔古聖王功成道洽符瑞出乃封太山今

比目之魚不至鳯皇不臻未可以封鄭玄注云比目東

方異氣所生名鰈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昭號施尊

名俾萬代得激清流揚微波飛英聲騰茂實

封禪儀注曰持禮三十人上發壇上十石函葢尚書令北向跪藏玉牒畢持禮覆石函尚書令封上石檢亦洽以金繩泥雜用四方土各依其色

張華議曰海内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盛宜禮中岳封泰山發徳號

漢官儀曰封禪太山既武帝封處累其石登壇置玉牒書封石此中復封石檢又曰元封封禪書有白氣夜有光下天闕石門又曰有玉龜又曰建武二十二年東廵

狩二月九日到魯十九日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上山雲氣成宮闕百姓皆見

漢書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上還登封太山應劭云成功治定告成於天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又曰倪寬對策云其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功此帝王之盛節

續漢書曰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梁松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為承天之敬尤宜章明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

又曰建武三十二年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刻玉璽一枚方寸三分玉版方五寸又曰上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即位于壇南北面帝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三分璽親封之

吳志曰孫皓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室所在表為天瑞乃遣司空董朝周處等封禪國山

宋書曰江夏王義恭表云佳氣降霁於宫榭珍露呈味於禁林宜修封太山瘞玉岱趾

太康地記曰奉高者以事東嶽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明堂在縣南四里漢武立太壇於東山以登天下示增高

親蠶

禮記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

祭統曰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夫人蠶於北郊以供冕服純音緇也

五禮先蠶儀注曰親蠶前二日太祝令質明以太牢祀

先蠶皇

皇后親蠶儀注曰皇后躬桑始將一條執筐受桑

周遷古今輿服雜事曰蠶始生后食之三灑而止

晉元康義曰皇后採桑壇蠶宮西南

董巴輿服志曰漢皇后桑於東郊苑中者又曰太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簪以玳瑁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皇

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躬桑以勸蠶事孟夏之月

蠶事既畢后妃獻繭又曰蠶事既登分繭稱絲以供郊廟之服又曰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皇后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來觀視

漢書曰孝元王皇后為太后幸蠶館率皇后及列侯夫人桑于北郊

藝文類聚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四十 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吳壽朋

藝文類聚卷四十　　唐　歐陽詢　撰

禮部下　冠　婚　謚　弔　冢墓

冠

儀禮曰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門有司如主人即位於西方筮賓如求日之儀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爾幼志從爾成德壽考唯祺介爾景福又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

儀淑慎有德眉壽萬年永受厥福又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耇無疆受天之慶又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又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以時乃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又再醮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又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嘉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又字辭

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禮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俞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又曰成王冠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傅保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

漢記曰馬防子鉅為常從小侯上欲冠鉅夜拜為黄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禮

漢書曰安帝桓帝獻帝加元服並大赦賜公卿金帛

蔵蕭子範冠子儀曰是月惟令敬擇良辰式遵士典詰筮于賔嘉字爰錫醮酒方陳禮莊爾質德成爾身永變童心長移悼齒朱錦辭髮青絇在履丹石為操氷泉厲已務簡朋匹由蘇遊止在我尚謙推物盡美面諂退言弗納于耳直弦矢辭斯為良士

婚

釋名曰婚昏時成禮也姻女因媒也

爾雅曰女之夫曰壻壻父母為姻婦父母為婚

禮記曰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禖玄鳥燕也燕以求巢室于嫁娶之家媒氏以為候也又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又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日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又曰夫婚禮萬世之始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女别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壻親御授綏親之也出乎大門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又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又曰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崔駰婚禮結言曰乾坤其德恒久不已爰定天綱夫婦作始乃降英媛有淑其儀姬姜是侔比則姚嬀載納嘉贄申結鞶褵

毛詩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左傳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伐楚又曰楚昭王敗鍾建負季芉以從將嫁季芉芉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昔者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白虎通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一娶九女亦足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無益也

鄭氏婚禮謁文曰納采始相與言語采擇可否之時問名謂問女名將歸上之也納吉謂歸卜吉往告之也納徵用束帛徵成也請期謂吉日將親迎謂成禮也

劉恢與范注論婚事曰禮非拜時拜時出於末世耳將以世族多虛吉事宜速故以好歲拜時新年便可婚也

列女傳曰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豐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

漢書曰陳平邑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既見之喪所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以女孫妻平曰固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又曰張耳大梁人也常亡命遊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抵父客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耳女聽為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又曰張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帳賜甲第充乘輿服飾

時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

風俗通曰兩袒俗說齊人有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母疑不能决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怪問其故云欲東家食西家宿此為兩袒者也

楚國先賢傳曰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壻如龍也

世說曰王戎儉吝其從子婿與一單衣裁後更責之戎

女適裴氏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還錢乃懌又曰
温嶠從姑劉氏家值亂離唯有一女甚慧姑以屬嶠索
婿嶠密自有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答
云喪破之餘乞得粗相存活便足慰吾餘年敢希汝比
却數日嶠報姑云已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不減嶠因
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笑曰
固疑是此老奴果如所疑玉鏡臺是嶠為劉越石長史
北征劉聰所得也

詩晉嵇含伉儷詩曰余執百兩巒之子詠採蘩裁彼雙
絲絹著以同功緜夏搖比翼扇冬卧虱虱氈飢飡幷糧
粒渴飲一流泉臨軒樹萱草中庭値合歡
梁何遜看新婚詩曰霧夕蓮出水霞朝日照梁何如花
燭夜輕扇掩紅粧良人已灼灼席上自生光所悲高駕
動環珮出長廊
梁劉瑗詠左右新婚詩曰小使如初日得婦類行雲琴
聲妾曾聽桃子壻經分娥眉參意畫繡被共籠薫偏增

使君度無趣遣相聞

陳周弘正看新婚詩曰莫愁年十五來聘子都家壻顔如美玉婦色勝桃花帶啼疑暮雨含笑似朝霞暫卻輕紈扇傾城判不賒

賦魏陳王曹植感婚賦曰陽氣動兮淑清百卉鬱兮含英春風起兮蕭條蟄蟲出兮悲鳴顧有懷兮妖人用搔首兮屏營登清臺以蕩志狀高軒而遊情悲良媒之不顧懼歡媾之不成慨仰首而歎息風飄飄以動纓

晉張華感婚賦曰婚姻者競赴良時粲麗之觀相繼於路感而賦曰窈窕初茂玉質始盛容華外豈心神内正接軫連騎隱隱習習充街塞里暉曜城邑相麗姿之綽約兮逞髣髴以感心悠佳人之幽翳兮恨檢防之高深

箴晉摯虞新婚箴曰今在哲文遭家不造結髮之麗不同偕老既納新配内芬外藻厚味腊毒大命將夭色不可躭命不可輕君子是憚敢告後生

晉潘岳答新婚箴曰女實存色男實好德德在正色色

在不惑故新舊兼弘義由理得君子過慮受已明箴防微測顯文麗旨深敬納嘉誨敢酬德音

晉王廙婦德箴曰團團明月魄滿則缺亭亭陽暉曜過則逝天地猶有盈虧况華艶之浮孽是以淑女鑒之戰戰乾乾相彼七出順此話言懼兹屋漏畏斯新垣在昧無愧幽不改虔

啟梁劉孝儀為王儀謝國姻啟曰即日主書王靜民宣勑安告主降嬪臣第三息實臣素里庸族蓬衡賤品事

隔伊婚之禮望絶下嫁之姬而聖慈猥洽皇姻曲建荆布陋飾已膺几奬負薪微肖復降肅雝頻煩叨荷內外榮抃

教梁簡文帝賫遣孔燾二女教曰夫思人生至輕事惟悼往表閭式墓義匪字孤至如游殷之息見撫張旣橋玄之子受託魏王斯故美在令終受兼身後故無錫令孔燾經術弘長志履貞槩遊處積年一朝長往聞其在室二女並未有行可廣訪姻家務求偶對

諡

說文曰諡者說行之迹也

韋昭辯釋名曰古者諸侯薨則天子諭行以賜謚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誄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諡其父故諸侯之諡多不以實

古史考曰諡禮待葬而謚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惡為諡所以勉為善也

禮記曰巳孤暴貴不為父作謚又曰公叔文子卒其子

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君曰昔
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衛
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
政修其班制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謚夫子貞惠文子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曰謚者行之迹也是以大行受大
名小行受小名行出乎已名出乎人
左傳曰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
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官有

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論語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春秋説題辭曰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所以追勸成德使尚務節

穆天子傳曰為盛姬謚曰哀淑人

列女傳曰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昔者先生君嘗賜之粟二十鍾

先生辭而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君嘗欲授之國相先生辭而弗為是有餘貴也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

漢書曰霍去病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謚之景桓侯謚法仁義行剛曰景辟土行遠曰桓又曰賈山奏事曰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爾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也

泰始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

五經通義曰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謚之生有善行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謚也

東觀漢記曰吳漢爵位奉賜最尊重然但治宅不起巷第恭儉如此病薨奏謚曰有司議以爲武昭特賜謚曰忠侯

張璠漢記曰范丹中平二年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弔累行論謚僉曰宜為貞節先生會葬二千餘人

荀氏家傳曰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以孝為務也

中興書曰中宗即尊號也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曰近代以來唯爵得謚武官牙門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悉不賜謚甚失制謚之本今中興肇建勲德

兼備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謚彰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

爵而謚自導始也

表梁陸倕為張纘謝兄尚書謚靖子表曰亡兄夙搆皇

慈早邀靈慶立言著績未酬天寵門衰祚寡遽辭昌運

撫心摧恨私懷罔極日月告時幽埏浸遠王人猥集佳

冊光臨榮溢里庭恩沉松櫝

議晉張華晉文王謚議曰殊位盛禮實隆明德班爵崇寵

亦光茂勲至於表名贈號世考洪烈冠聲無窮者莫尚

於號謚也論功高於禹稷比德邁於伊周

書齊虞義與蕭令王僕射書為袁彖求謚曰袁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目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導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無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所不聞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崑岳摧峯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横議聖時斟酌

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徽諡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弔

左傳曰齊侯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於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又曰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弗能賻弗問其所費又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反壙皆執紼又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

家語曰史魚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不可以成禮我死汝其置尸牖下

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曰寡人過也令殯於客位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孔子曰史魚死而屍諫可謂直乎

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弔之曰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行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又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淮南子曰北塞之上有悳道者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不乃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不乃為禍家富馬良其子騎馬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不乃為福居一年胡夷大出丁壯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跛足故父子相保

說苑曰孫叔敖為楚令尹吏民皆賀有一老父衣麄衣冠後弔曰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擅權者民惡之

祿厚而不知止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身益卑意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若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漢書曰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虞翻别傳曰翻放弃南方自恨疏斥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以典

籍自慰

摯虞決疑要注曰禮臣喪其父母則赴於君君弔之

漢太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者以中牢弔祭具送葬

魏司空陳羣喪母使者弔祭如故事又使黄門侍郎杜

恕奉詔慰問又曰國家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凡

使者監哀弔祭同姓者素冠幘白練深衣器用皆素弔

祭異姓者服色器用不變也又曰古素冠錫衰為弔服

今以白帢深衣為服深衣即單衣也錫細麻疏也

賦漢司馬相如弔秦二世賦曰登陂陁之長坂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㟅㟅通谷豁乎谽谺汩淢乎溝渠𣴎以永逝注平皐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北揭石瀨弭節容與歷弔二世持身不謹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宗廟滅絶嗚呼操行之不得墳墓蕪穢而不脩魂魄亡歸而不食

晉傅咸弔秦始皇賦曰余治獄至長安觀乎阿房而弔

始皇曰傷秦政之為暴弃仁義以自亡搦紙申辭以弔始皇有姬失統命不于常六國既平奄有萬方政虐刑酷如火之揚致周章之百萬取發掘於項王疲斯民乎宮墓甚癸辛於夏商未旋踵而為墟屯麏麋乎廟堂國既顛而莫扶孰阻兵之為强

文漢賈誼弔屈原文曰鸞鳳伏竄鴟梟翺翔謂隨夷溷兮跖蹻為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騰駕罷牛驂蹇驢驥垂兩耳服鹽車所貴聖人之神德遠濁世而自藏使

麒麟可係而羈豈云異夫犬羊

後漢蔡邕弔屈原文曰鵷鶵軒翥鸞鳳挫翮啄碎琬琰寶其瓴甋皇車奔而失轄執轡忽而不顧卒壞覆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

晉潘安仁弔孟嘗君文曰人罔貴賤士無真偽延入如歸望賓若企出握秦機入專齊政右眄而巍强左顧而田競且以造化為水天地為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

尾東奔西囚志撓於木偶命懸於狐裘

晉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夫以廻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推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又曰吾婕妤伎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下繐帳朝晡設脯糒之屬月朝十五

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與諸夫人諸舍中無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感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何險而弗濟敵何强而不殘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惜内顧之纒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家人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徽清絃而

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

雀臺而羣悲眝美目其何望覽遺籍以慷慨獻兹文而

悽傷又弔蔡邕文曰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簣之所堙故

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知道之已妙曷信道之

未堅忽甯子之保己效萇叔之違天異澄河之遠日忘

朝露之短年

晉庾闡弔賈生文曰飛榮洛汭濯頴山東質清浮磬聲

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天下為公方駕

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
和而桑濮代作昔皐陶謩虞呂尚歸昌德協允符乃應
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奈何推
景飈風獨喪厥明悠悠大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
斯否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淥水
宋袁淑弔古文曰賈誼發憤於湘江長卿愁悉於園邑
彥真因文以悲出伯喈銜史而求入文舉疏誕以殃速
德祖精密而禍及夫然不患思之貧無若識之淺士以

伐能見斥女以驕色貽遣以往古爲鏡鑒以未來爲鍼艾書余言於子紳亦何勞乎蓍蔡

冢墓

禮記曰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又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九原文子曰死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其智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

越絶書曰闔閭冢在閶門外銅棺三重洪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劒三千干將魚腸之劒在焉十萬人築治之

史記曰樗里子卒葬渭南章臺之東曰後一百歳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在其西武庫正當其墓

漢書曰原陟自以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

兆阡陟慕之乃買地開道立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揚雄家牒曰子雲以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芭共為治喪諸公遣世子朝臣郎吏行事者會送桓君山為斂賻起祠堂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博物志曰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踣地悲鳴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

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

汜睥後漢書曰楊震為樊豐等所譖飲鴆卒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於是立石鳥象於墓所

梁州記曰武侯壘東南有定軍山入山十餘里有諸葛武侯墓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墓芻牧樵採今松柏碑銘儼然

盛弘之荊州記曰冠軍縣東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刻其

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凡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我傷至元嘉六年民飢始被發金銀朱漆之器雕刻爛然

荆州記曰酈縣北三十里有一墓甚崇偉前有石樓高一丈五尺上作石鳯將九子相傳云是姚家墓不詳其人

異苑曰魏武北征冒頓升嶺眺望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石生勢蒸出

外致丹草燋滅即令鑿看果得墓有磐石湍瑩
皇覽曰蒼頡冢在馮翊縣衙利陽亭南道旁墳高六尺學書者皆祭之不絶
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一匹絳名為蚩尤旗
伍緝之從征記曰孔叢云夫子墓方二里諸弟子各以四方木來植之今盤根猶存
魏武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内學為儒宗士之

揩模國之楨幹也今亟遣丞相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醊以彰厥德

魏志曰陳思王薨遺葬初植登魚山臨東河喟然有歎焉之心遂營為墓

吳志曰顧邵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墓優待其後又曰漢末關中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猶活既出復如舊郭后愛念之常置左右問當時宮內事了了有次第

王隱晉書曰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古書有易卦似連山歸藏文有春秋似左傳

搜神記曰宋大夫韓馮取妻而美康王奪之俄而馮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登臺遂自投臺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不利其死願以尸骨賜馮而合葬乎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宿昔有交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而大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交頸悲鳴宋人哀

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

從征記曰劉表冢在高平郡表之子琮擣四方珍香數十斛著棺中蘇合消疾之香莫不畢備永嘉中郡人發其墓表白如生香聞數十里

世說曰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戴延之西征記曰金鄉焦氏北數里有漢司隷校尉曾峻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

臣孝子孔門七十二人形象皆刻石記之

詩古墟墓詩曰去者日已疏生者日已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犂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宋孝武拜衡陽文王義季墓詩曰昧旦憑行軾濡露及山庭捘步矜履蹈舉目增凄清軺路滅歸軫淪闥負重扃深松朝已霧幽燧晏未明長楊敷晚素宿草披初青哀往起沉泉追愛慟中情竹帛憑年遠世範隨伏傾

宋謝靈運經廬陵王墓詩曰晚日發雲陽落日次朱方舍淒汎廣川灑淚眺連岡眷言懷君子沉痛切衷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舉聲泣已灑長歎不成章

齊隨郡王蕭子隆經劉瓛墓下詩曰升堂子不謬問道余未窮如何辭白日千載隔音通山門已一絶長夜緬難終初松切暮鳥新楊摧晚風

齊竟陵王蕭子良同隨王經劉先生墓詩曰漢陵掩館莊晉珍湅風鈌五都聲論空三阿文義絶興禮邁前英談玄踰往哲桓井忽以平煙雲從容裔爾歎牛山悲我悼驚川逝

梁沈約經劉瓛墓詩曰表閭欽逸軌式墓禮貞魂化塗終眇默神理曖猶存壓經未輟幌高衡已委門華陰無遺布楚席有靈樽

梁何遜行經孫氏陵詩曰水龍忽東騖青蓋乃西歸揭

來易永久年代晙湮微苔石疑文字荊墳失是非山鸎
空曙響壟月自秋暉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閒寂今
如此望望霑人衣
陳陰鏗行經古墓詩曰偃松將古墓年代理當深表柱
應堪燭碑書欲有金迴墳由路毀荒隧受田侵霏霏野
霧合昏昏壟日沉懸劔今何在風楊空自吟
賦後漢張衡冢賦曰糸以脩遂洽以溝瀆曲折相連迤
靡相屬弈弈將將崇棟廣宇在冬不涼在夏不暑祭祀

是居神明是處

晉陸機感丘賦曰泛輕舟於西川背京室而電飛遵伊洛之坻渚沿黄河之曲湄覩墟墓於山梁託崇丘以自綏見兆域之藹藹羅魁封之壘壘於是徘徊洛涯弭節河干佇眄留心慨爾遺歎仰終古以遠念窮萬緒乎其端伊人生之寄世猶水草乎山河應甄陶以歲改順通川而日過爾乃申舟人以遂往横大川而有悲傷年命之倏忽怨天步之不幾雖履信而思順曽何足以保兹

普天壤其弗免寧吾人之所辭顧靈根之晚墜指歲暮而為期

晉傅咸登芒賦曰左光祿大夫濟北侯荀公前喪元妃及失令子葬於西芒有以感懷而作斯賦何天道之難忱信厥命之靡常匪彼生之不辰亦夫人之多殃惟濟北之初載夙遭旻而逢罹興瓜瓞之綿綿飛英聲以風馳康家道之充昌保永祚於螽斯愠无妄之為災怨上皇之有違在德門之方隆乃降厲於元妃蘭房閴其

無主衆孤煢而莫依孔臨川以永歎趙有感於九原覽登芒之哀賦諒聖賢之同情

表晉張士然請湯武諸孫置守冢人表曰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西戎有即叙之民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絶接于百世春雨潤木自葉落根鵂鶹恤功愛子及室家有義勇之墓世傳扶危之業進為狗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絶於三葉園陵殘於薪採

教宋傅亮修復前漢諸陵教曰夫信陵之墳守衛無曠
展季之壟樵採有刑彼匹夫懷道列國陪隷猶見禮異
世取貴鄰邦漢高撥亂反正大造區宇道拯横流功高
百代盛德之烈義在不泯又修楚元王墓教曰夫褒賢
崇德千祀彌光尊本敬始義高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
啓藩斯境本枝肖祚隆彼四方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
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在彼慨焉永懷况爪瓞攸興
開元有本可為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

文宋謝惠連祭古冢文曰東府掘壍一丈得古冢上無封域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許初開見悉為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水中有甘蔗節及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世代不可知也既不知其名字故假號曰冥漠君云爾爲靈已毁塗車既摧蔗傳餘節瓜表遺犀十仞斯建百堵斯齊墉不可轉壍不可迴黄腸既毁便房已頽循題興念撫櫬增哀

梁任孝恭祭雜墳文曰惟爾冥然往代來圓石而無名邈矣遐年討方塼而不記封樹遭殄誰別羽商之家墳壟傾廻終迷庚癸之向近創此伽藍寔須泥九命彼碩人置茲屯邑不謂綸繩所用遂毀牛亭之基鍬鍤所侵爰傷馬鬣之勢重使翠幕臨風佳城見日昔靈沼枯骨周王改以衣冠廣武橫尸漢主加其轊櫝輙勒彼山虞覆頹隍於舊趾命茲匠者修反壤於故林還蟻結之文依似坊之勢幸得宜陽大道無變無移京兆長阡勿廻

勿徙庭幽魂遊止踐昔徑而不疑塗車往還瞻舊轍而猶在

藝文類聚卷四十